
大陆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 深度

潮汕大院深处，祭祖仪式上的主人、客人和无名“福氏”

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



中国潮州市内一所大宅。摄：David Henley/Pictures From History/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

端传媒记者陈姝玥 | 2022-09-17

社会性别

“不重磅的记者自留地”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，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。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、也非

必要，却是记者生涯中，让我们心痒难耐、不吐不快的片刻。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陈姝玥，这是来自潮汕的一幕。

“春祀秋尝，遵万古圣贤礼乐。左昭右穆，序一家世代源流。”

这是2020年，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初六，十七年前方氏宗族先祖牌位入龕的纪念日。广东潮汕榕江沿岸一古镇的大宅后厅，正举行四年一次的祭祖大典，香案两旁的堂柱被贴上了一副红底金字对联。

上午九点，祭祀典礼开始。供奉祖先牌位的龕门被缓缓打开，五十七尊牌位，先后从两米多高的金漆木雕祖龕中被“请”下，摆在供台上。站在高处的一名礼生负责搬出，两位轮流接手。他们身着灰色长衫，头戴黑色礼帽。

五十七尊牌位，七代父系先祖：出资建造家族大院的方公，方公父亲及祖父，以及方公膝下四代直系子孙。古老的祭祀文化，至今仍在潮汕继续孕育延绵。一场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宗族活动，将方氏父系祖先的亲属与后辈齐聚一堂，纪念他们共同的先祖。

这座大院是祖上富商方公于清朝雍正年间（1733年）所建，为典型的“百鸟朝凰”潮汕民居格局，占地五千多平方米。中轴线上为南北直通的四进客厅、三天井，后院有一座两层高的琼楼。厅堂外两侧各有两条花巷，内花巷各15间房，外花巷各27间，加上厅堂及后院的房间，共计百间，平时供后代居住生活。

跨过三进厅，穿过天井，便抵达后厅，门上的匾额写着“思成堂”，这是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，一席红毯一路向外铺至大院门外。

主祭者就位，佐祭者就位，执事者各执其事。负责宣唱仪节的通赞喊。

主祭者名为方盛，76岁，是家族第十一代裔孙，这是他第三次担任主祭。他身着定做的棕长袍、黑马褂，头戴一顶无檐圆帽。方盛神情严肃，脸颊两侧皱纹已深，细长的眼睛像故意眯起，挺着瘦瘦的身板，站在香案前就位，等待通赞的下一道指令。

鞠躬拜，兴。拜，兴。拜，兴。拜，兴。拜，兴，平身。

方盛掀起开衩的长袍，先下左膝，再接右膝，一拜，从跪垫上缓缓起身，再拜。他的妻子林艾珍和女儿坐在天井一侧的角落，静静地围观拍照。





潮汕祭祖仪式。网上图片

方盛身后，“参祭者”的长条方阵，从天井向三进厅外延伸而去。他们是族内辈分及年龄较高的数十位男性裔孙，身穿集体定制的深红唐装，下着深色长裤，直立主祭者身后而不动，目光随方盛的跪拜和起身而上下飘忽，其中不少头发花白或谢顶的。

参祭队伍两旁，民乐队锣鼓喧天，围观人群熙熙攘攘，或站立、或端坐于天井两侧，探头探脑、拍照录像，多是像林艾珍这样的妇人：她们当然不必身著古装，只是寻常衣物，在古色古香的大厅院里，一时也辨不清是她们更不协调，还是那些神色肃穆、把智能手机藏在裤兜里的男人们更古怪。

盥洗！通赞拖着长音说。

诣盥洗所盥洗！站在方盛东侧的引赞高呼，又从跪垫前经过，走向西侧的盥洗台。方盛跟其身后，先向东，再绕到西。

他摘下帽子，拿起毛巾，将其浸入一盆热水，拧干后往脸上擦拭几圈，再洗净毛巾，重新挂起。方盛把帽子戴好戴正，不紧不慢，拍拍两袖，结束盥洗。诣香案前跪！引赞说。方盛又转身绕回去跪下。

祭祀大典程序繁缛，主祭角色亦与其他裔孙不同。在通赞和引赞的指引下，方盛需独自完成部分程序。除了洗脸，他还上香，酹酒，献爵，三叩首。在三次进献肴馔中，他将移步至神位前，各献三次酒、行叩首

化，取后书侑食、馐余。

即便祭祖传统在当地一直延续，这样大型的仪式还是少见。林艾珍与丈夫是同一镇上的人，她讲，现在一般无乩宗族这样去祭祖，过麻烦呐。

在长达约五十分钟的整场祭祀中，主祭者是叩首、跪拜、起身、走动次数最多的人，其他众裔孙只需行三次四拜礼，其余时间站立其后。林艾珍还记得，十年前宗族理事会的几个成员登门拜访，希望由她的丈夫方盛来担任2012年大祭的主祭者。原本担任过两次主祭的老人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下跪，眼睛也有些花了，委托理事会重新选一名主祭。

所谓宗族理事会，实是族里较有钱的人物，为宗族捐的钱多，自然而然地成立了一个“非民选”的理事会，再揽入一两位声望较高的族老，操办各式活动。会长的身份便是“族长”，负责管理方氏宗族内大小事务。长久以来，会长对这类事务很是热心积极，大院内的人也都敬重他。2003年为老祖打造新龕和牌位时，他是为首的负责人。

在林艾珍的印象里，祭祖大典中的主祭很是重要，一般由族长或年长辈分高的族老担任。上一届主祭是宗族里辈分最大的长者。彼时，68岁的方盛既不是辈分最高的，也没有在宗族内组织操持过什么活动。



潮汕祭祖仪式。网上图片

理事会没有细说挑选主祭的条件，只是称要找一个“各方面都比较好”的人，还不断夸赞他们家庭美满、样样如意，方盛是担任主祭的最佳人选。

“我说，莫，我辈序较下，还着叫别人作‘老叔’‘阿叔’，怎的好当主祭？”方盛婉拒了。

他又给理事们介绍了其他人。道此人，道那人，理事们个个都摇头，要：辈分虽高，其他“条件”不够好——有人家庭好，身体又毋好；有人身体好，夫妻齐全，但人款孬；有人对祭祖的事也唔热心，都不适合。

怎样算热心？

捐的钱多，林艾珍说。宗族祭祀的开销需要族人自愿捐钱，方盛家及其女儿每次捐的数额并不算少，有些想当主祭的人甚至都无捐过钱。

理事会会长又与方盛道，你要是不当主祭，往后大院也不祭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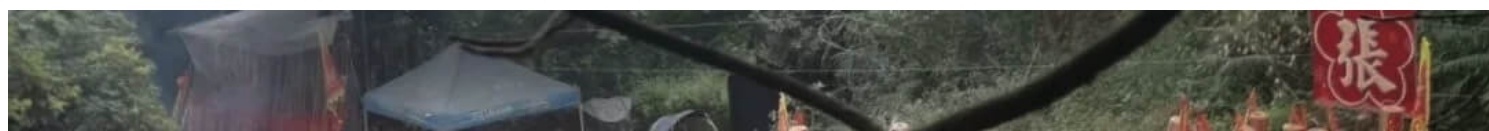
咱怎的敢去承担这责任，林艾珍想。

事后，林艾珍听其他了解祭祀风俗的朋友讲，主祭得品行端正、夫妻健在、儿女双全、家有孙辈。“我问伊，阮这样好去当主祭咩。伊道，好，怎呢莫！”

方盛最终答应下来。

若不答应，方氏不再会祭祖这样的“威胁”，事后想想的确有些夸张。2016年再次筹备新一年的祭祖大典时，其他人就有想“竞争”主祭的。一日，一族人到方盛家中做客，提及方盛无担任主祭的资格——方盛的父亲是由嫁出去的方氏“女儿”所生，自小过继给膝下无子的舅舅，因此，严格意义上，方盛父亲不是纯正的方氏父系血统，方盛也不是大院的“亲阿孙”。

我父来给这做团，我在这出生长大，怎呢唔算大院的人？方盛的怒火一下被点着。他让对方立即止住，莫说此话，不然会得罪更多人——理事会副会长也是被“抱养”的外姓人。





潮汕祭祖仪式。网上图片

1944年生的方盛从小在大院里和奶奶、妹妹一起生活。他的父亲在1950年孤身“逃”至香港，母亲则在一年后病逝。读完小学，方盛便去厂里打工。直到90年代初，方盛才离开大院，在镇上买地造新房。

方盛在厂里爱看报，练了一手好字。两个孩子在他的影响下也认真读书。女儿方佩佩记得，她和弟弟小学时，大院里只有父亲给她俩订阅了儿童杂志，《小猕猴》。

在80年代末方佩佩考上大学前，大院内已经很久没有出过大学生了。不过，方氏家族是做生意起家，大多数后代也是从商，读书的人少，更没什么人去上大学。那时有许多老一辈的人劝林艾珍，不要让女儿去读大学——按老祖宗的规矩，还是经商好，以前有过零星个别的大学生，但后续发展并不理想。

方佩佩后来还是去上了大学，两年后，她的弟弟也考上了一所知名高校。

暗自讲，咱条件不错，林艾珍说。她打心底里觉得，他们这个家庭在大院里是算很好的了，各条件都满足，方盛足以胜任主祭之位。她讲，这些话是不会和外人说的。

林艾珍觉得自己很是低调，实则不然。清晨老人聚集锻炼的广场，或是偶遇熟人的街头巷尾，都成为她“低调”介绍子孙最新进展的地方。

林艾珍发现 直到现在 方氏大院里的老人们还记得 她的女儿是恢复高考后家族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

怀又珍及阮，且到现在，方氏大院主的老人们还记着，她的丈夫是阮父同乡的小族主第。什么上八子的，也夸她的子孙们如今在外地发展得很好，夸这个家庭很不错。

方佩佩的确是常被方氏族人提在嘴边夸赞的“女儿”，但嫁出去的她，顶多只是大院的客人。

阮是被邀请去拜祖的客人，几年正（被邀请）一次，方佩佩说。与外族同姓宗亲一样，她们会收到参加祭祀大典的请帖。若是方氏大院的裔孙和孙媳妇则不同，像是方盛夫妇，平常逢年过节、方公生辰，都得到大院里上香，到了方公忌日，还得到山上扫墓。

而且，也不是每个女儿都会收到请帖，捐钱多的才有，捐几百块的女儿们则无。那年筹备祭祖，方佩佩和姑姑都各捐了两千元。

不过，方佩佩还是觉得，回家祭祖是一件有归属感、很自豪的事，毕竟自己是从一个大家族里出来的。祖宅大院是小镇里最庞大壮观的古建筑，只有这样宽敞的地方才能如此盛大地举办祭祀典礼。

方盛的献礼结束，便到了其他宗亲和众裔孙上前祭拜的时候了——先是外族同姓族亲，再是方公的旁系亲属后代，接着是大院女儿，最后是按辈分的每一辈裔孙及孙媳妇。

只有等到这最后一步，林艾珍才需要从天井一侧的塑料凳上起身，和丈夫等同辈的第十一代裔孙一齐跪于香案前，行四拜礼。这天她穿了条黑色长裙和红色棉外套，脖子上围了一条蓝绿渐变的丝巾。对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林艾珍来说，冬天的装扮总是显得有些臃肿。

林艾珍讲，祭祖就是男的去拜，姿娘免用拜，有的人更讲究，说姿娘莫跪落。咱知道这些的，也就无去参与。绝大部分时间里，她都在一旁等待丈夫结束主祭工作，替他收下长衫马褂、换上棉外套。

为什么对女性做这样的约束，林艾珍不知道。这我唔晓，可能风俗就是这样吧。





潮汕祭祖仪式。网上图片

典礼开始前几天，方盛去大院内彩排，林艾珍也跟着去了，帮忙布置祭祀现场，但只是做些边角料工作。她和其他四位院里的媳妇被理事会的人安排帮忙搓祭祀用的糯米丸。其他牲品、海鲜、肉类，都是理事会里那些管事的男人去采购。

各批人马结束祭拜后，祖先的神主牌位被一个一个地请回龕中。林艾珍说，龕是老祖逝后住的家。尽管这些牌位是近二十年前重新请来的，但她记得，以前先祖们也是有老牌位的，只是都不知到哪去了。她讲，有人家的牌位还被红卫兵抄去，也个都毁灭了。

这些牌位上分别写着方家一世祖至七世祖的姓名，及其妻子的姓氏。“显祖六世/考XX府君/妣孺人福氏”“显祖七世/考XX府君/妣孺人福氏”……在这些与丈夫共享的牌位上，大多数嫁过来的女性被记为“福氏”。

这些老祖嬷，也唔知姓乜个，就写做“福”了，林艾珍说。

后厅墙上挂着的三幅画像中，也有一位不知姓氏的“福氏”。她是建造这座大院的主人方公的二房，另外两幅人像是方公和大房申氏。这三张老画像一直被藏在方盛老宅的阁楼上，直到二十多年前，才被拿去请人修复。

按照林艾珍口中的老规矩，申氏是“正资”祖嬷，也是阿娘，而福氏是“花团起来的”，只能被叫为“阿婆”，逝后也不能与方公合葬。但林艾珍夫妇也不知，阿婆为何也有画像。

如今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方公后人，只剩下了两大房，一支为五房，另一支为七房。其他支派或早已移居海外，或生活在其他省市。五房的子孙后代多，也多是生意人，经济比七房更好。筹办祭祀活动的理事会成员中，大多是五房的。曾上门邀请方盛担任主祭的会长，便是五房的人。

不过，五房虽人多，他们是福氏所生的庶五子派下的后代，论排行仍比不上七房。七房是正室申氏所生嫡

七子的后代，如今在大院内算是“大房子孙”。

早年去山上扫墓时，五房的一大帮人会一起先去祭拜他们的亲祖母“福氏”，再过来祭拜老祖宗方公和申氏。这引起了申氏后代七房的不满，便在五房人返回来之前，先烧掉了祭拜的纸钱。为此，两房的子孙常在扫墓的山头争吵。

虽然咱七房人少，听起来好像也比五房小诶，但在大院内还是算“大房”的，林艾珍说。方盛和前一任老主祭都是申氏的裔孙，七房的子弟。也因如此，她觉得丈夫方盛作为“大房大孙”，确实可以去当主祭。

如今即将步入80岁的方盛，愈发感到身体的衰老，尽管他和妻子每天清晨都会去广场上做老人健身操。方盛有“辞掉”主祭的念头。林艾珍也担心，他年纪大了，反复下跪叩首、再站立起来，身体撑不住。不过下次祭祖还有两年时间，变数多，到时再决定。



潮汕祭祖仪式。网上图片

方氏宗族的族谱上有几页《祭祖礼仪》，记录着祭祀仪式的具体流程，每个角色说的话、做的事。对于将一碗羊血放在供桌下这一步，“献毛血”，方盛也不清楚这背后有什么涵义。古人的糟粕，他一字一顿地说。以前赚几个死工钱，肚子都管不上，敢有时间来弄这些个东西？经济好起来了，才开始复古。

90年代初，林艾珍的儿子大学毕业后，留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工作。与父亲一样作为“大房”后代，他却从来没有回家乡参加过祭祖典礼。父母也不希望麻烦他向公司请假，没有叫他回来过。他不清楚那些繁缛复杂的流程，也没有看过历次祭祖的全程专业录像。对这样热闹盛大的祭祀仪式，他内心毫无波澜。

他说，老人喜欢就弄咯，是他们的一种心理寄托，也能和很多人聚在一起。但我不感兴趣，也从来没有去了解过。如今他还是在毕业后的那家单位，疫情前每逢假期便外出旅游，平日里也好和朋友打麻将。潮汕那座“百鸟朝凰”还是“百鸟朝凤”的大院，许久，也不会出现在他脑中。